

刘震云著

GUXIANGMIANHEHEHUADUO

故乡的面
和化及

卷1

华艺出版社

刘震云
著

故乡
面

和

花朵

华艺出版社



刘震云

为什么我眼中常含着泪水
是因为这玩笑开得过分

—— 题记

……故乡面和花朵

部分写作资料来源

一、一些最常见词语

如“他”、“她”、“它”。如“关系”——可作名词，也可作动词。分正当关系和不正当关系。

二、一些现实

如二十世纪九十年代，美国军队中已不再歧视同性关系。在冷冰冰的原则面前，对关系的看法发生了改变。

三、一些历史

1. 佛说，他不是人，他是由人和白象发生关系而生。
2. 刘邦说，他不是人，他是由人和蛇发生关系而生。
3. 阿斗说，他不是人，他是由人和北斗七星发生关系而生。
4. 孔孟说，我们是人，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

……

四、一些书籍

1. 《聊斋志异》。人不与人发生关系，人开始与狐、蛇、蛙

故乡面和花朵……

(动物)……，与花、草、苔、树(植物)……，与鬼、画皮、身影和梦(无有)发生关系。

2. 《故乡相处流传》。其中一些人的名字及它清洁而不善感的精神。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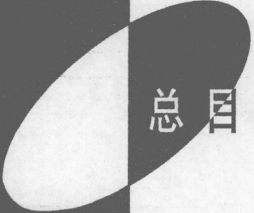
……

五、一些朋友

1. 随处可见的成年朋友的游戏。

2. 永不再来的童年朋友的游戏。特别是一个少年——我的好朋友白石头在一个固定年份的经历。1991年我开始写作本书的时候他还是我的好朋友，1997年我结束本书写作的时候——秋高气爽的10月，他被故乡的神秘死亡——王楼乡粮站的一块从天而降的石头当场拍死。

卷 一
前 言 卷



总 目 录

卷一 前言卷	1 - 477
卷二 前言卷	479 - 1080
卷三 结 局	1081 - 1625
卷四 正文：对大家回 忆录的共同序言	1627 - 2183

目 录

卷一 前言卷

第一章 丽晶时代广场	1
第二章 瞎鹿叔叔	36
第三章 舅舅发给我的传真全文	76
第四章 小麻子和六指	118
第五章 冯·大美眼与我	169
第六章 故乡何谓	215
第七章 故乡何谓	269
第八章 牛屋理论研讨会之一	329
第九章 牛屋理论研讨会之二	395
第十章 舅舅发给我的一份密令	440

第一章 丽晶时代广场

世界恢复礼义与廉耻委员会秘书长俺孬舅与我谈起同性关系问题，是在丽晶时代广场的露天 Party 上。用元宝一样的驴粪蛋码成的舞台上，一群中外混杂的男女在跳封闭的现代舞。我与孬舅周围，站满了各色社会名流和社会闲杂人员，个个手里端着一杯溜溜的麦爹利。名流端着麦爹利踌躇满志和神态自若，混进来的闲杂人员对这环境和气氛就有些自卑和气馁，不住地对名流察颜观色——就好像穷人的女儿凭着姿色嫁到了大户人家一样。但是不管是名流或是闲杂人员，又不能与俺孬舅和我相比，从他们的表情看，他们之间的谈话都是在作假，他们都想与我们打招呼。但我与孬舅对他们置之不理。在我们眼里，名流和这些闲杂也没有什么区别。我们在专心我们的谈话。如同姐俩儿牵着手去参加舞会，在舞会受到冷落只好亲人之间说些什么固然是一种羞耻，但当舞会的目光都对准我们还摇着扇子在那里轻松交谈就是另一回事了。后来，这次谈话引出了一些具有划时代意义的事情。这次谈话的划时代意义当时我们意识到了没有呢？我想是没有。但秘书长下台以后，在他个人回忆录中，把这次谈话的个人作用人为地夸大了。他说，他对这次谈话早有预谋，在心里存了很长时间，只是借跟小刘儿谈话给大家吹

吹风——他没有一件事不是在世界上事先预谋好的；这就是有备和无备、理智和随意的区别；看着一句话是随口说出，但往往一下就延伸了几里；似乎是随意弹出的一个石子儿，谁知就打着几里外的一只斑鸟呢；于是就不能当平常话一听了之，往往还大有深意；这就是深谋远虑，这就是未雨绸缪，这就是礼义廉耻的核心所在。当然，这样理智地忙活一辈子，也把他累坏喽。——我看了这段回忆录，心里很不高兴，这把我放到了什么位置？我清楚地知道，也许谈话到后来引起了舅舅的警觉，但一开始谈话也是在做给别人看，我们不理你们，我们亲人之间自己也有话题，我们之间还可以谈同性关系，之间的关系多么开放和民主；我不但懂道德伦理和政治，还很懂生活嘛！我不但懂形而上，还很懂形而下嘛！我不但懂理智，还很懂常人的情感和这情感在社会狭窄的渠道里像瓜的蔓儿一样是如何曲折地延伸和发展嘛！而且这谈话还像蹚着一块块解冻后的浮冰过河一样，事先根本没有料想和设定——更没有锁定，一会儿跳到这个问题上，一会儿跳到另一个问题上，一切全看浮冰的飘来，每跳一块还有些提心吊胆——事后想起来可能感到轻松和好玩，但当时可怕一脚踏不好就掉到冰冷的海水里出现灭顶之灾——再也见不着俺的舅舅或外甥喽，你在远处的海面上伸出一只手在那里挣扎；于是就在一个问题和冰块上犹豫不决；说着说着，突然就像暴风雪中站定的爱斯基摩人一样冷场了。后来我碰到舅舅，手里拿着他的一卷回忆录，舅舅看出了我的脸色，忙红着脸向我解释：

“这套回忆录，并不是我的本意，是秘书班子在那里胡纂的！”
我撇嘴：

“当时谈话就我们两个知道，你不告诉他们，秘书班子如何得知？”

舅舅：

“我并没有有意告诉他们，只是有次我与你姪姪（德籍国际名模冯·大美眼）——她正在壁炉旁给我织一只毛袜子——闲谈，他们在一旁旁听；还有一次，我去郊区钓鱼，与瞎鹿瞎开玩笑——本来

我是不认识什么瞎鹿的，虽然他是一个中国影帝；还是去年有一次在礼义廉耻会堂开会，我转过大厅，正好碰上他，看着他那光秃秃和瞎兮兮的样子，别人笑了，我也笑了；这时瞎鹿胆怯地看着我，我只好上前做出领导的风度说：“你是瞎鹿，我认识你。”——口音里还有些浑厚的家乡味道，于是就像富有特色的腊肠一样显得更加有风味，一时报上还传为美谈。从那他就粘上了我，有时在一块钓鱼。钓鱼没有他我照样钓，钓鱼没有我他就左右不安心——我们是这样一种关系——又被他们听到，他们添枝加叶，添油加醋，掐头去尾，拔高升华写下的。文人这一套，你还不清楚？我承认，里边有突出我的地方，但你也得承认，基本事实都是存在的。舅舅现在已经下台了，无非在一本小书里夸张一下青春往事，聊以自慰，你还能揪住不放吗？建议你再写回忆录时，这一段就不要再提了。”——舅舅说。我仍噤嘴：舅舅的新书里说——舅舅说舅舅说：“我要不提，从此一千年一万年都是你的陪衬！”——舅舅说舅舅说令我不满意的另一处细节，就是关于思想浴的问题。对于那场我们亲人之间的旁若无人的谈话，当时我们有一个共同的默契：我们理他们干什么？我们理他们能得到什么好处和收获呢？——而我们爷俩儿或姐俩儿在一块谈一阵，却好像相互洗了一次思想浴。我们相互擦擦背，搓搓泥，接着情感的春风又像羽毛撩着我们的耳朵眼儿或像温柔的小手在我们身上按了一次摩一样让我们骨酥肉软或者干脆像半夜领着一个孩子到野地里挖了一个坑要埋掉他一样让他恐怖地大叫——很难说这里不磨擦出惊人的思想火花和让人惊叫的霹雳与闪电——一句话能改变一个世界呢，一句话能改变一本书的意义呢。我们会心和意味深长地笑了；而恰好说完这个，接着又出现了冰块의冷场，当时我们还感到不好意思呢。但是到了回忆录中，舅舅却把这思想桑拿和思想浴说成是单方面的而不是相互的了，他见了我没有说什么——我说，我见了他就好像洗了一次思想浴。本来是两个人共同洗澡，现在好好的桑拿室变成了一个澡盆子，他抱着一个娃娃在那里洗。好好的公共厕所，被他一下改装成私人卫生间；

好好的公用舱，被他一下霸成了私人专机——历史能这么让你偷梁换柱吗？就是你让我在如烟的历史中当陪衬，为了在并不充分的事实上引出难以承载的理论和思想，但一下将我抹杀得无影无踪，这恐怕也太过分了吧？于是我仰着脸，眼睛里涌出委屈的泪水。舅舅也有些发毛，紧紧盯住我看，突然——姜还是老的辣，他开始以其人之道，反治其人之身，仰天长啸，潸然泪下，用双手捂住脸。见他这么伤心，我心里倒过不去，用双手去掰他脸上的手：

“舅舅，你不要伤心，我也就是随便说说，你不要在意。”

舅舅这时愤怒了：

“你还不是看你舅舅秘书长下台了，才敢这么跟我花马掉嘴谈陪衬？礼义特别是廉耻，怎么没在你身上恢复半分呢？当初你是什么？你就是一个彻头彻尾的陪衬！陪衬还是哭着喊着蹭上来的。你知道你现在的表现吗？你是在跟我——一个游到浅滩的巨龙鱼虾嬉戏。举起你那根须一样的小毛爪就在我身上搔吧，张开你那鲇鱼一样的嘴你就笑吧，可看到我无可奈何的地步了——但你别以为自己能得到什么，你也就是蚍蜉撼树。雷电马上就要轰鸣了，大雨马上就要倾盆了，暴风雨，你来得更猛烈一些吧！我就要趁着这大雨、洪水、泥石流在电闪雷鸣声中离开这小河沟回到大海和我的故乡去了。这个时候你在哪里呢？你也就是像寒号鸟一样躲在石缝里索索发抖呢。别认为自己在世界上有多重要，揭穿你的本质，你就是大年三十拾个兔，有你无你都过年的那种。吃什么大菜，平时你连饺子还吃不上呢！像你这种表面有追求、内心很虚弱的艺人我见得多了。当初我当秘书长的时候，有多少比你大的名角，不都哭着喊着想跟我结交当陪衬？哪一次不是车载斗量？呵丝·温布林，基挺·米恩，卡尔·莫勒丽，巴尔·巴巴，丽丽·玛莲，瞎鹿……哪一个不比你名气大，每周末开家庭 party，为争一张入场券，他们不都打得头破血流？表面很清高，表面很先锋，表面很现代，表面很状态，对世界和现实都不屑一顾，但是后来这张入场券不都写到了你们文集的前言里、后记里、序里或是跋里了吗？你们一生都在攻击现实，但是到了你

们的暮年，你们不都以自己已经过期的先锋为基础建立起自己的现实了吗？这和还俗的和尚又建立起自己的宗教，下台的干部又开创一个新的摊子或是馓了的豆腐过了过油又端到桌子上有什么区别？当时我要想吹风，哪里找不着一个有新闻价值的人？还不是念你是我外甥，无意中给你一个机会，没想到到头来你倒倒打一耙。早知你如此，我何必当初呢？既然你是一个不明白的人，我何不早点撒手呢？既然你见了姐姐就忘了妹妹，见了下台就忘了上台，一切与你何干，又与我何干呢？你说这些话，又是要甩给谁听呢？”说着，竟像林黛玉一样哽咽起来。

见舅舅这样，我开始有些不知所措。回想当年，舅舅有错误，我也不能说没有私心。与舅舅在丽晶时代广场谈话时，我的心思也并不全在同性关系上，而是想着从这同性关系的话题上，自己能得多少好处；而从这话题之外，自己又能捞到什么稻草。全站在一个自我标榜为先锋或是后现代、不撤退或是新解构的小文人立场上。——我的寥若晨星的读者。——我抓住了舅舅一些东西，舅舅也不是没有抓到我呀。而且我在小的方面的齷齪并不一定比他在大的方面的纰漏更光彩呢。我们之间还有一个小和大的区别这一点倒被舅舅忙中出乱地给遗漏和糊涂了于是我们的错误就搅在一块了说不定对我还是万幸呢。果然，当年的第二天，各大报纸见报，秘书长接见小刘儿，进行亲切叙话云云，我立即也成了一新闻热点，我的两本小册子《乌鸦的流传》和《大狗的眼睛》立即被出版商各加印八万五千册，在集市的地摊上销售一空。销售广告词是：秘书长加同性关系，先睹为快；小刘儿成大腕儿，今非昔比。一些小报记者也开始像苍蝇一样围着我转，其中还有一些女苍蝇。我捡那俏丽的，趁机拍了她们几个。记得个个不同，有的还要死要活，惹了一些小小的麻烦。可见当时的心思还在异性身上，对同性关系并没有专心致志。这和舅舅当时对同性关系的无意涉及，并没有多大区别；当时虽是陪衬，还是沾了舅舅不少光；现在把得到的好处都忘了，又回头与舅舅计较“陪衬”不“陪衬”的问题，引起甥舅间知识产权

的纠纷，说起来也稍稍有些不对。何况舅舅刚刚下台，正是脆弱时期，我不该为了一点蝇头小利而雪上加霜。于是恬着脸说：“舅舅，你不要生气了，也不要伤心了，我再写回忆录时，肯定不提这一段就是了。”舅舅见我这么说，立即转悲为喜，擦掉脸上的泪水，把他的大巴掌，拍到了我的头上。然后还揉了两下。突然又不放心地问：“你说话算数？你过去可有说话不算数和见异思迁的毛病。”

这时我又有些看不起舅舅，曾身居高位多年，做过那么大的事业，思想境界也不过如此呀。我倒突然大度起来：“不就一个同性关系嘛，不说它，我可说的话题也多得很，不会影响整个构思。”舅舅穷追不舍：“那你准备说什么？”舅舅一下将我逼到了墙角。本来我在主动，现在变成了被动；本来我是原告呀，现在变成了被告。舅舅到底是舅舅，他转败为胜和最终控制全局的能力，总让我始料不及。像历史上任何一次甥舅磨擦一样，虽然挑战者往往是外甥，最终还是以舅舅的大获全胜和外甥的一败涂地而告终。我虽然知道这场谈话一结束，舅舅就要沾沾自喜地四处说：“这个鸡巴小刘儿，还是年轻呀。”“就这两把刷子，还想跟我花马掉嘴呢。”但我已经像钻到竹筒里的蛇一样折不回头了。已经没有什么反扑和挣扎的余地了。舅舅的回忆录就要成为历史，我的回忆录将来没法写了。但我还是硬充好汉和硬着头皮说：“这些不都是我成年以后的事吗？这些不都是我成年之后犯的错误吗？到我写回忆录时，我就只写自己的童年生活，18岁之后，我彻底省略就是了。”于是，到了本书卷四的时候，当飘渺的历史和云烟、假设

的前提和将来需要一个真实的回忆来做铅坠而不使它成为断线的风筝和气球毫无目的地在空中乱飞让人无所依从和没有抓挠头的时候，当卷一卷二是前言卷三是结局到了卷四才觉得要有一个正文为大家的回忆录作共同序言的时候，我还真是一诺千金，真的没有提成年之后的事只是拿着自己的11岁和1969年作为座标和风信鸟说了一下。1969年的风信鸟，站在公社面粉厂的一座粮仓之上。虽然我不是一个胜利者，但我还是做了一个失败者应该做的好汉、硬汉和西部牛仔。大漠孤烟，弹尽粮绝，我英勇地走向敌人的一排排子弹，当敌人的子弹“噗”“噗”地在我身上绽开几十朵鲜花之后我才含笑倒下，这时夕阳的金色的余辉打在我半个脸上。既然我做不了帝王，我就做一个别姬的霸王吧。这下孪舅彻底放心了，一个倒立，将自己的身子在村头粪堆上扎了起来。接着只有头着地，四肢在空中乱动，做了几个动作，眉眼倒着挤弄着问：

“我的现代舞跳得怎么样？”

这时的孪舅，动作已经有些下作了，眼中射出的，甚至是同性关系的光芒。这时我倒怀疑，他当年恢复礼义与廉耻委员会的秘书长是怎么当的。但我又想，秘书长也是人嘛，谁没有落魄的时候呢？谁落魄的时候不是英雄气短呢？何况我孪姪——那个世界名模冯·大美眼，刚刚去世一个月。虽然孪姪生前他们的关系已像肝硬化的病灶一样在那里僵持和疼痛着，但仇敌的去世，往往比朋友的丧失还令人伤心和可惜，这时的英雄失态，一切都可以原谅。这是一个失态的季节呀，王蒙说。于是我也做出一个同性关系的眉眼说：

“你跳的不错，一切都很性感。”

孪舅马上跑到我面前，闭着眼睛喃喃地说：

“抱紧我，我有点冷。”

这是多年之后孪舅落魄时的样子。当年在丽晶时代广场，孪舅可不是这样。那时的孪舅威风八面，一切侃侃而谈，虽然同性关系话题不是他预谋好的，但就是谈其他，世界的一切也尽收眼底，一切都在帷幄之中。不然最后也不会涉及到同性关系问题。他手中也

握着一杯溜溜的麦爹利，半天还不抿一口。

我与舅舅一人骑一头小草驴，站在时代广场的中央。到了22世纪，大家返朴归真，骑小毛驴成了一种时髦。就跟20世纪大家坐法拉利赛车一样。豪华的演台，都是用驴粪蛋码成的。小毛驴的后边，一人一个小粪兜。粪兜的好坏，成了判断一个人是不是大款、大腕、大人物和大家的标志。大款们娶新娘，过去是一溜车队，现在是一溜小毛驴，毛驴后面是一溜金灿灿的粪兜。新娘边走边往小毛驴嘴里塞白糖。我骑的小毛驴，当然是借舅舅的。礼义廉耻恢复委员会的粪兜，当然又不同于大款，粪兜上绣满了地球上各种不同的国旗。花花绿绿，新颖别致，走到哪里，都是一阵轰动。舅舅说，粪兜上这些刺绣，都是亚非农村一些姑娘，坐在桃花灿烂的树下一针一线绣的。姑娘刺绣时，知道一针一线献给谁；你用着这粪兜，却不知道这针线是世界上哪一位姑娘绣的，有时骑在毛驴上，心里倒有些莫名的牵挂和惆怅呢。一个粪兜之上，充满了百媚千红。这时舅舅知心地告诉我：

“这也成了我对付他们的一个武器。一到有人传我有同性关系倾向，我就把粪兜拿出来，我有同性关系吗？这粪兜是同性绣的吗？他们立即就无话可讲，无话可说了！”

舅舅开始畅怀大笑。我也跟着他笑。突然舅舅收住笑，又小声问：

“你知道这阴谋是谁制造的？”

我也立即警觉起来：“谁？”

舅舅伸出两个手指头：

“两个人，二者必居其一。”

我：“哪两个？”

舅舅：“一个，是那个副秘书长，他天天惦着我的秘书长位置，要锯我

一个，是那个副秘书长，他天天惦着我的秘书长位置，要锯我